□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子夜》的重估

张景超
(黑龙江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近些年有一种否认茅盾在文学史的地位及其巨著《子夜》的倾向。本文不同意这种倾向。要正确评价《子夜》的成就, 必须摒弃政治学的批评模式而采用社会学的批评模式。文章认为,《子夜》成功地表现了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永恒母题;《子夜》抒写了现代意识;《子夜》的客观立场保证了它艺术描写的真实性, 保证了它在今天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子夜》; 茅盾; 政治学批评; 社会学主题
中图分类号: I206.6; I24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00)04-0087-07

随着90年代的文化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嬗变, 茅盾及其《子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怀疑。到1994年, 一位知名度颇高的批评家竟然在自拟的20世纪小说大师的排行榜上剔除了茅盾的名字。这种现象令笔者十分茫然和困惑。因为在记忆中茅盾的名字始终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40年前, 是《子夜》的艺术把我的兴趣引向了文学。后来眼见他在极左思潮泛滥中保护《青春之歌》、《百合花》, 强调小说的艺术技巧、张扬现实主义精神, 心中更是充满了敬意。对比同为老作家郭沫若等的趋时与媚俗, 我总觉得茅盾是有些超越性的文化大师。难道在重写文学史时果真需要擦掉他的名字吗? 因为解除不掉心中的疑惑, 我决定重读《子夜》。众所周知, 这是关涉茅盾创作地位的举足轻重的作品。

一、政治学批评的误用

为了保证对《子夜》重估的客观和公允, 我在展卷之前努力悬置所有关于它的前见, 包括我自己曾有的良好印象, 使这次阅读变成真正现象学的阅读。我甚至这样告示自己, 如果《子夜》确实属于非艺术的东西, 那么就是否定它也没什么可惜。可是当我走进它的世界, 我却像40年前那样对它无法释手。我不但叹赏它那宏大的戏剧性结构, 而且十分佩服它那精当的叙述和深邃的心理探秘。伴着审美的直观感觉, 我的心头浮出一个意念: 茅盾不愧为大手笔,《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无法消逝的。而阅读过后, 当追问它的意义时, 我十分诧异地发现, 人们过去的评论与《子夜》本有的内容存在着很大的误差; 今天人们对《子夜》的说长道短, 其实仍然延续着过去的思路, 只是因为价值观发生了转换而对《子夜》采取了否定的态

收稿日期: 2000-02-24
作者简介: 张景超(1943-), 男, 黑龙江阿城人, 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化思潮与文学。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度罢了。

过去人们高度评价《子夜》主要从政治角度，好像《子夜》的深刻真的表现在它的政治透视上，即否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预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景。曾经感受过30年代革命走向的争论的人们直奔这个主题，茅盾关于《子夜》的说明似乎也支撑着这种政治学的概括。

《子夜》是否真有"伟大而堂皇"的政治叙述？我想对于那些经历过30代争论又颇愿意到文学里找政治出路的人，恐怕会有吧。即便是他们更多地把个人的政治愿望投射到了小说中，那也可以理解。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种表述无疑于天书。40年前，可能是因为不懂，我不知道《子夜》竟还包孕着如此"伟大的内容"。40年后，当远离了懵懂混沌的状态，我还是摸不着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伟大的意向"。我只能求助现代阐释学，因为它允许我这个不同时代的人可以从自身经历出发对小说作出新的解释。

难道你会不相信作者的现身说法？可能会有如是问。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迷信。因为作者不是作品惟一权威的解释者，文本一旦脱离开作者就不能由他自身来说明。文学史上有无数事实告知我们：作家要写的并不是已经写出的；与我们进行"阅读交流"的远远超出他原来设想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自我界说常常会产生误导。尤其为了附会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他的误导更会经常出现。茅盾的自我界说也许是真诚的，然而当它不是出现在1932年而是1939年时，它也就失去了可信度。因为只有这时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方向才算有了定型的说法。茅盾的自我界说是否奔赴延安的进献礼呢？

当然使我对《子夜》的政治学批评表示怀疑的主要还是它的阅读方式和思维方式。认为《子夜》否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的人们基本都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即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他的命运反映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他的失败正好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走不通的道路。这种认识方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是最简单的形式逻辑推理。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思考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子夜》说成是对革命的否定。因为小说所写的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都以失败而告终，它根本没有写出什么"黎明的曙光"。我们还可以把《子夜》的结局说成是另一个民族资本家杜竹斋的胜利，他投机的胜利、他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正是他的插手使买办赵伯韬由败转胜，使吴荪甫由胜转败。当然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作这种推理，原因是它会带来无穷的悖论和谬误。二是以所谓"典型"个人来涵盖整个阶级的走向存在着重大的理论误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怎样具有概括力的个体都无法囊括一个阶级整体的全部。在封建社会中兴时期有许多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陷入悲剧，但我们不能由此裁决整个封建阶级的末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有许多破产乃至丧命于竞争的资本家，但我们不能由此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同理我们不能因吴荪甫的失败便得出结论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把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一直处在草创时期罢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子夜》人云亦云的政治学批评放弃了起码应有的阅读方式及审美要求。如果《子夜》真是显示着政治学的主题，那么它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学情节、或者从政治角度看经济活动的暗示，例如写出在朝在野各色政治人物争夺天下，统辖人臣的野心、雄心、谋略等等。同时对以吴荪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暴露和批判。然而小说中不但政府形象缺席、各种政治代表人物缺席，就是较为明白的政治问题也缺席。那里虽有一些虚笔，但也如烟似雾，容易使歧见多出。面对诸种缺席与诸种朦胧，传统的政治学批评令人摸不着头脑。与其说《子夜》写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不如说它写出了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一个失去了主脑的、四处动荡的、混乱无序的社会形态——即乱世。就此而言,《子夜》是相当成功的。还有对吴荪甫的态度,几乎所有正面和反面的评论都承认,茅盾是带着同情以至赞赏的笔调来写的。据此,在西人的眼中茅盾非但不属于目不识丁的劳动者,还成了中产阶级和小康农民的代言人。西人表述得准确与否,可以另当别论。但把一个欣赏吴荪甫的人指认为否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一种悖论吧。而悖论的来源就是政治学批评,它简化审美阅读,和文学批评的尺码不合,误差太大。

二、社会学主题的还原

我们解构关于《子夜》的政治学批评并不意味要削弱《子夜》的思想价值,只是为了使批评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子夜》的真正意义上。

毋庸讳言,《子夜》确实有较高的视野。但这种视野不是属于政治学的,而是属于社会学的;换言之,《子夜》不是表现争夺天下的政治斗争的,而是表现在"乱世"社会中普通人的命运的。

社会学的描写是指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和那些张扬个体神力的小说不同,也和那些强调偶然性的小说不同,社会学小说十分看重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的决定力量,把人的命运看成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社会机制运演的必然结果。社会学的建构要求作家必须具备开阔的视域和透彻的理性思考力。他是诗人,同时也是社会哲学家。

中国的小说一般说来感性有余而理性思索不足,很难给人以深刻的人生启示,当然也就谈不到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有些作品虽然不乏诗情和哲理的蕴味,然而就对整个社会的认识来说,还没达到非常自觉的科学理性的高度,多半还是留在朦胧的感觉中。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少有深邃而宏阔的社会学型的创作。

茅盾《子夜》的出现是个奇迹,也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矗立一座高峰。它的最精采之处就是力透纸背地表达了一个永恒的社会学母题,即在强大的社会定势面前,任何一个抗拒者的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无为的。

传统的批评都从《子夜》的情节表层出发谈论问题,以为既然小说主要描写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生意场上的挣扎与失败,那么批评就应当贴着这个线索来梳理主题。由是得出"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但我想文学不是职业说明,而是关于人生意义的一种言说。作家虽然总要给他的人物以一定的身份和职业,可他要表达的还有比身份和职业更重要的东西。批评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挖出那个深层的东西。以《子夜》而论,吴荪甫的活动不限于经济范围,其所碰到的问题也不都属于生意性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穿越他的身份,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来思索一些问题。

使《子夜》的主题能够彰显的是小说对主人公的选择。作为一个实干家,吴荪甫无疑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唯意志论者、尼采所推崇的强者和超人。他的学识、他的精明、他的胆略使他能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第一流的现代企业家。令人服膺的也许还不仅仅是他的才干,更是他力图在古老的土地上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雄心和抱负,是他明知道时局、市场、管理等等不利的条件还要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自信和决心。吴荪甫"实业救国"的胸怀及强大的人格力量便是在今天也难以找到匹敌者。而从艺术的角度说,作者的这种人物设计及矛盾冲突的配置——让一个强大的个体同整个社会释放出来的无序力量进行较量能充分地展示主题。吴荪甫的励精图治是个体对社会改造作用的极限,而他的失败也更能说明社会对个体的无可更改的宿命。

《子夜》的社会学主题还特别得力于他开阔的写实和宏大的艺术构思。它把笔触伸向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个生活领域，对社会几乎是进行全景式的俯瞰与扫瞄。这里有国际市场的威压，有殖民主义势力对民族经济的掠夺，有军阀混战及其造成的国内市场的萧条，有农民的暴动和工人的罢工。所有这些都瓦解着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意志和决心。在触及各种社会力量的过程中，作者或虚写或实写，但不管虚写还是实写都透露着理性的自觉与把握，因而各种社会力量被表现得有筋有脉、有板有眼。如各类资本家的经济活动方式、各种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动态与心态、各色工会成员拉帮结伙的斗争，都被写得清清楚楚，极富认识价值。使读者感触尤深的是作者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写现实环境的震荡与无序。也就是说每一种社会力量的非常态化表现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整个社会失控的结果。作为整个社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们的非常态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了其他环节的非常态化的影响，同时它们影响着其他环节的非常态化。它们形成连锁反应，共同运作，使混乱与无序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最后自觉不自觉地结成一股合力，向吴荪甫实施沉重的打击。比如国家的软弱无力助长了殖民主义势力，殖民主义势力的猖獗和经济封锁造成了民族工业的缺血，民族工业为了实行自救就得削减工人工资，削减工资的结果必然引出工人罢工，反过来工人罢工又造成民族工业的停产。总之时局的动荡与混乱是社会的病态综合症。象吴荪甫这样的资本家既不想在政权中寻求后台，又不愿匍匐在殖民主义势力的脚下，更不想在工人农民中寻求支持者，反而要充当它们的对立面，那就只能形成孤军奋战。四面出击的结果必然是四面楚歌，在应接不瑕的交战中耗尽财力、物力、精力，最后被挤出社会中心，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这是社会的铁律。

应该说，这不只是我们的客观梳理与归纳，也是吴荪甫实实在在的心态与感受。作者那些揭示吴荪甫心理变态的惊心动魄的文字有力地反衬了社会对个体的无情压抑和打击力量。作者告诉我们，作为工业资本的英雄、铁腕人物吴荪甫本来是具备应付挑战和竞争能力的。如果面对单一的矛盾和阻抗，他还充满必胜的把握和信心。例如“他并没把什么怠工罢工当作一回事；他自己工厂里常常闹这些把戏，不是屡次都很顺利的解决了吗？”包括单对单地同实力雄厚的买办赵伯韬斗法，他也没有气馁，并且为了打破赵伯韬的“银业封锁”，他办起益中公司，做起了公债的买卖，还险些把对方击垮。然而作者写道：他最感害怕的是“身边到处全是地雷！”最不能承受的是工人罢工时工厂没有善于调解冲突的管理人才、复工后产品没有销路、现金周转不过来时双桥镇的电厂催他汇款。他更不能忍受的是战胜赵伯韬在即之时杜竹斋倒戈，一方面抽走对益中公司的贷款，一方面把资金投向赵伯韬、加重后者的砝码。小说如此敞开他的心境，说他感到“牵在他心上向外拉的五六条线一齐用力，他的精神万万支持不下，他好像感到心已片片碎了；他没有了主意，只有暴躁，只有颓丧。”因此与其说他败在赵伯韬手下，败在殖民主义势力下，不如说他败在众人手下，败在乱世之下。在透视吴荪甫的恐惧时，小说也传达了他急切的呼吁和梦想，那就是民主的宪政、稳定的时局、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出色的下级管理人才……总之需要一个整体上良好的社会环境。吴荪甫的恐惧和梦想从两个不同心理侧面强化了小说的主题，这就是社会对人的制约。我们还可换个方式来表述：在如此一个乱世之下，不只是吴荪甫，任何一种个人奋斗都将以失败告终。从这一角度讲，《子夜》写的是英雄神话在现代背景下的破灭。它颇令人迷惘、令人悲怆。

三、现代意识的抒写

一部优秀的文学文本，其思想蕴含往往都不是单一的。尤其像《子夜》这样线索较多、结构宏伟的文本，更可能具有多音齐鸣的特点。然而，在过去由于我们只愿关注“伟大而堂皇”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的叙述，因而它多音齐鸣的特点、特别是与意识形态不和谐的部分往往被遮蔽起来。在今天由于我们不加思索地承袭了对《子夜》的前见，并根据新的价值观念简单地否定了它，因而同样不可能发掘它的多方面价值。这使笔者特别感到有重新指认它们的必要。

和那种“再现了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表述相反，我认为《子夜》的一个重要价值不是它要反映或判定30年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形态”性质，而是在现代背景上对地主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文明作了彻底否定，并在否定中渗透了强烈的现代意识。

只要我们从《子夜》的艺术构成出发、从自己的审美感受出发，而不是从先验的政治学批评模式出发，我们就会触摸到作者在现代经济律动之外铺设了一条城市文明与封建文明相互碰撞的线索。准确地说是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对封建遗老遗少的冲击。在此过程中作者虽然没有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全部文明给予明确的歌颂和肯定，但确实站在进化的立场表现了它摧毁历史沉滓的力量、未来的社会之主宰的力量。而对于支撑现代社会的精神——平等、民主、人性解放等等的现代意识无疑表现了认同。也可以说茅盾正是用这种观念来透视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理想的，是用这种观念对他们作出了否定性的描写的。

《子夜》非常富有历史感地描写了各色地主阶级人物在现代背景上普遍产生的生存危机感和末路感，他们的死亡与裂变。这层内容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吴老太爷。他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对抗者扑入我们的眼帘的。有关他的描写能够让人看到作者的巨椽之笔。小说对他着墨不多，但从那些精炼的文字中我们仍可清晰地辨识到，他是个顽固的封建卫道者。他仇恨儿子，更仇恨儿子背后的事业——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他习惯于那种安然宁静但又是最无生机、最无创造力的生活，以此对抗充满活力的都市文明。和曾沧海、冯云卿还有所不同，他是从精神和灵魂上认同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当作最高的人生信仰和价值原则。由此他才把都市的嘈杂、女人的艳装统统看成妖魔的显像。他的感觉不是幻觉，那是深度的心理真实、是心理畸变的结果。换句话说，吴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真诚守灵人，他从骨子里代表即将死灭的文明来反抗现代文明。当然从本质上说他的精神是虚弱、不堪一击的。他的死不只是生理上的原因，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他是被都市文明刺激过度而死，是精神被摧垮而死。正像作者所言，他实际是一具封建僵尸，一遇世面马上风化。他的风化具有象征意味，它暗示了他所信仰的制度、文明的末路。

另一个遗老冯云卿较之吴老太爷更能体现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没落。他虽有千亩之地，但农民的抗租运动已断绝了他生活的来源。窘困不但使他失去了往日老爷的威严，而且丧失了家长对姨太太的支配权，他不得不顶着绿帽子长时间地容忍姨太太夜不归宿。最能表现他灵魂之本质的也许是他认同现代经济运转方式后表现出来的愚蠢、无能和卑鄙。地主阶级的寄生性使冯云卿不具备任何一点创造能力。逃到上海后他更无从知道现代经济活动的奥秘。凭着撞大运他混入公债市场。可没作几个来回他便倾尽了从乡下携来的几万现银。为了捞回血本，他竟然不顾人伦道德让女儿来完成他的美人计。可是由于他的愚蠢，女儿非但没有探寻赵伯韬的秘密、白白断送了清白之身，他自己也再一次押错了赌注，赔光了所有的借款。冯云卿蹩脚的挣扎与沦落形象地说明，作为旧生产方式的遗留物，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封建遗老遗少中四小姐蕙芳是被刻画得很有深度的人物。长期幽居在乡村又受着伪道德的训诲，蕙芳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呈示蒙昧状态和封闭状态。初来上海时，她没有愧对父亲20多年的教诲，曾对城市文明表示过隔膜和“头痛”。然而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在灯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红酒绿、男欢女爱之中，这个被封建文明薰陶出来的“玉女”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性压抑变成了性饥渴。吴荪甫对她的约束造成了她强烈的苦闷，她的精神几乎走向变态、走向疯狂。最后为了获得性的解放与自由，她决心扔掉《太上感应篇》、挣脱新的家长式管制而离家出走。蕙芳的追求肯定谈不到形而上，不过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现代有关人性解放和人性自由的思想里包含着性爱自由的内容。蕙芳的变化既可以看作是现代精神的胜利，也可以看作是旧道德的解体，它宣告了所有封建文明的非人性、虚伪性、脆弱性。蕙芳肯定不是封建营垒中最后一个“玉女”，但她的裂变同样能够预示封建道德、封建文明的终结。

总之茅盾对于社会转型期间封建遗老遗少危机感和没落感的描写，对他们抗拒、挣扎、裂变的描写特别富于历史的深度，同时也富于文化和心理的深度。其间他所流露的现代意识，包括进化意识使我们有理由把他和那些“左”倾激进主义作家区别开来。茅盾也许不乏像一些评论所说的新的世界观、新的看问题的角度，但整个看来他远较那些“左”倾激进主义作家精神博大。正是这博大使他不是拒绝而是珍惜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思想成果——认同现代精神，并把这成果写进《子夜》。今天我们还能接受《子夜》、高度评价《子夜》也是因为他没被那些僵硬的政治理性所禁锢、使《子夜》更有包容性。是耶，非耶？

四、客观真实的价值

当年批评界在给茅盾的创作进行定位的时候曾有人把自然主义标签送给他，目的是想贬低他的价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主义是爬行主义，它既不讲究艺术的概括和提炼、什么都写，又不讲究作者本人的审美态度和思想光照。从极左的观点出发，他们把《子夜》有关性爱的描写全都当成自然主义的罪证。这种批评显然不足为训。因为《子夜》的艺术概括到今天也未必有人能够企及。不过从他们所用的“自然主义”语汇中，我们又觉得他们的确摸着了《子夜》给人造成的某些感觉。这就是相比于当时那些爱喷发火热情感的作家来说，茅盾的写作比较冷静、客观。这不是说茅盾没有自己的审美评价，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对吴荪甫、吴老太爷、冯云卿等的描写，其立场和态度都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茅盾认识到了事物的复杂性，他对描写对象的态度也常常呈示着复杂的状况。比如他不因是自己所爱，便一俊遮百丑，忽略了它的缺点；也不因是自己所恨，便一叶障目、遮蔽了它的优长。有时他还站在中立化的立场来“显示”事物而不是“讲述”事物，几乎类似“零度的写作”。这种客观性就给《子夜》带来较多的开放性和较大的思索空间，使读者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它的价值。离《子夜》出版的年代越远，离激进的思想调门越远，人们越能发现它更多的东西。

像关于“买办”的描写，由于作者的客观，今天的阅读就远不同于过去的阅读。所谓的“买办”用今天的话来说无非是借助外资办企业的人，或外资企业在国内的代理人。如果不是用僵硬的政治眼光看问题，“买办”不一定就是坏人，也未必都“卖国”，都心甘情愿地当殖民主义的奴才，帮助他们阻止中国走向富有。以周仲伟为例，就使那些僵硬的政治话语无处安身。这个小资本家原来出身于买办。可是在攒到了相应的资本后，他迅速离开了外国老板，和吴荪甫一样力图发展民族工业，办起了“红头”火柴厂。后来经济危机的风暴同样袭击了他，在无法支撑的情况下，他出于一片爱国热情，想保住这一块民族工业，向吴荪甫、向工人伸出了乞援之手。然而自身难保的吴荪甫及一无所有的工人让他那片爱国热情变成了一片冷灰。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他才重新寻找殖民主义后台。火柴厂保住了，然而他视若生命的爱国热情却像粪土一样被抛弃了。说不出的痛苦和辛酸使他以玩世不恭的语言和玩世不恭的方式作践了一番工友、作践了一番自己。目睹这个场面，我们心中激荡的不仅是同情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和悲悯,同时还有几分敬意。对于赵伯韬,我们的印象同僵硬的批评语言也有距离。检视生意场上的竞争,我们原本不必完全用政治眼光和道德眼光。赵伯韬自有他的卑鄙和冷酷,但也有他的宽容和忍让。他曾拉过吴荪甫合作,在将吴荪甫置于破产前又一次表示给他出路。是吴荪甫为了保持人格的完美才拒绝了聚积力量、东山再起的机会。赵伯韬的宽容带有居高临下的羞辱意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无情竞争中你仍不能不承认,这"机会"的给与多多少少带点友好和仁慈的一面。

关于工人运动的描写给了我们同样的感受。工运本来是作者寄予希望的一部分,他可以拿出全部的热情去歌颂,像当时那些狂热的"左"倾作家那样。但茅盾一向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创作,他尊重客观真实。这样出现在他笔底的工人运动就像生活本身所显示的那样:极不成熟。那里有较多的无理性成分、盲目混乱的现象。其发动者和领导者表现出更多的问题。以克佐甫为代表的一些人似乎不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命运,倒像是为了推行一种新的权力意志。因而他们不倾听下面的呼声,只把他们当作完成个人权力意志的工具。他们以奴隶主对奴隶的方式要求工人服从,行为明显地带有专制主义和独裁的味道。另有一些领导者原初便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他们属于那些在混乱的世界里找不到出路,想在动荡无序之中、道德失检之后寻求一点刺激的人。蔡真颇接近于暴力发泄狂,苏伦颇接近于色情狂。我相信这是茅盾根据自己的观察写出来的,瞿秋白也证明了茅盾所写的真实性。尽管极"左"派批评家不断攻击他的描写,可我认为仅凭这些速写茅盾就称得上大师。因为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茅盾对他们两种精神人格的勾勒,正是这两种精神人格在胜利前和胜利后不断地给天真的人们制造苦难。据此我们可以说,茅盾是深刻的社会思想家、文化精神史家。

以上几点意见是我重读了《子夜》的感受。它不求完整、不求一定正确,只是想提出一种新的思路,以期引出更多精采的见解。不当之处还请同仁批评赐教。

[责任编辑　杜桂萍]

A Reassessment of *Midnight*

ZHANG Jing—c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ommunic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to negate Mao Dun's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his masterpiece *Midnight*. This article takes a different view. To rightfully assess the achievements of *Midnight*, the approach of political criticism must be discarded in favor of a sociological critical approach.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Midnight* successfully embodies the ever—lasting theme of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Midnight* depicts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objectivity of which guarantees the genuineness of its artistic delineation and value of appreciation for today.

Key words: *Midnight*; Mao Dun; political criticism; sociological theme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